



序

送洗馬梁先生使安南詩序

我國家受天明命君臨萬邦薄海內外凡九夷  
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咸賓服就法度修職貢歲  
以爲常罔敢越志迺弘治戊午安南國王黎灝告  
終其攝國事灝子暉奉表輸琛請封于朝天  
子若曰安南越在夷徼稱藩有年其遣使持節往  
封告之朕意于時洗馬梁君叔厚特兼翰林侍講  
充正使給事王君文哲充副使賜麟衣優寵以

行蓋 簡命也朝之公卿大夫相率賦詩爲贈而以序屬予竊惟安南本漢南越地武帝置交趾郡暨五季丁氏始僭稱王更歷數姓宋元數加兵叛服不常至 國朝大一統 太宗文皇帝嘗以兵俘其王郡縣其地義以取之 宣宗章皇帝復立其故胤俾世守臣職仁以予之蓋 帝王馭夷仁義並行而興滅繼絕字小之恩一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非區區宋元所能儷也安南雖蕞爾一國數十年來職貢必 珍傳世必請 君命之臨必

畏天使之辱必敬亦不敢踵宋元之故轍所以繼絕世封保寧疆土以致有今日者良有自也夫襲封大禮也皇華重遣也苟用非其人其不辱 君命而虧國體者幾希梁君東廣人以詩經發解魁禮闈入翰林官 禁近日侍經幄啟沃 聖心學博而才贍守正而氣充其達政務而能專對固餘事也茲特膺 簡命而行司大禮必能語 天朝以大字小之恩規安南以小事大之禮俾其畏天之威兢業自持懋績先猷動循儀度則所以祗若

休命增重國體者在是而亦安南之所願聞者也  
然古者人臣之使于四方也必諏謀度詢使情可  
達於上澤不壅於下而後爲盡職安南去天朝  
萬里其山川之所經舟車之所歷遐陬僻壤之交  
桂嶺沿海之外風俗異同閭閻休戚夷獠出沒土  
官爭斂凡觸于耳目而有梗于中者其可使鬱抑  
而不得伸耶伸之以達其情流其澤而仰副聖  
明求治汲汲之盛心非梁君之望而誰望也抑又  
聞昔者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而尹吉甫  
作詩送之旣備舉其德又舉其職而又必曰袞  
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又必曰式遄其歸仲山甫  
水以慰其心蓋謂武政于外雖山甫之職而保  
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然則今日諸公送行之什  
謂非吉甫作詩之意而何所謂遄歸永懷者君其  
可忽之乎梁君熟于詩而當重遣故復申之以此  
而亦諸公送行祝願之意也是爲序

都門近別序

弘治癸亥夏六月秀水尹譚君德周以三載課績入覲 天朝銓部既書最將行侍御湯君新之何君道亨謁予言曰日某承乏赤縣於德周爲比治有寅好茲行也喜奏成績而冀其勉簡在廷敢以都門近別爲題求一言以發其意予郡人也家居時與三君交厚嘗熟其行事得其存心有古循吏之風焉其能以不文辭乃爲之言曰縣令民之師帥縣之政事達於天下故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古

之名臣碩輔以縣令而起者比比如魯恭之爲中  
牟卓茂之爲密令寇準之爲巴東范仲淹純仁之  
爲興化襄邑其功業被于當時聲華垂于後世光  
昭史冊至今談循吏者必以爲首稱我 國家稽  
古建官慎重首令故通都鉅邑非進士不除凡一  
考再考政績顯著者起而爲臺諫爲部屬着爲定  
令卽古之遺意也予嘉興爲浙西都會屬邑有七  
若崇德若嘉興若秀水尤邑之煩劇素號難治者  
新之嘗尹崇德道亨嘗引嘉興皆以循吏著聲用  
爲今官德周尹秀水稍後二君本其存心也持之  
以潔貞其行事也濟之以愷悌而膏澤沛然下于  
民循吏之績昭昭在人耳目殆無異二君之爲起  
用之期固有日矣世言王陽在位禹貢彈冠言氣  
味同也三君皆起家進士發身同也出宰劇邑居  
地同也行事存心有古循吏之風道之同也道苟  
同則其功業遠大偉乎如卓如魯如寇如范被當  
時而垂後世將有不同者乎德周行矣當預爲彈  
冠一相慶也昔昌黎韓子送鄭尚書之嶺南謂朝

之公卿大夫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其南行之思  
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其成政而來歸疾也今德  
周政已成矣來歸之疾可以預卜新之道亨所謂  
近別者非卽當時公卿大夫祝鄭之意乎予有愧  
於昌黎者多矣獨撫二君之意以塞其請以爲德  
周近用之祝於是乎言

送南京兵部尚書何公叅贊機務序

我 聖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時則文武  
臣僚際雲龍風虎之會而混一自古所無之疆宇  
法古建官誠萬世制治保邦之良圖也永樂之末  
我 太宗文皇帝巡狩北京厥後定都於北建官  
攸同率惟舊章宏規大烈繼繼承承敬守無怠時  
則留守之責付之內外重臣迄于 英皇嗣統之  
初則有叅贊機務之設而以尚書領之首膺是選  
者少保黃忠宣公也繼厥任者非有文武兼資知

大體可畏信者則不輕受今正德乙卯爲 聖天子嗣位之二年參贊員缺 天子若曰南都根本重地參贊尚書重任其慎擇之下吏部會廷臣議僉曰刑部左侍郎何公某則其人也交薦之 上曰可廼 賜璽書乘驛傳以行行則 內帑寶鏹光祿酒宴皆殊錫也公行之日公卿祖餞于郊酒數行執爵而告之曰公知 聖天子今日所以任公之意乎昔文武之興都于豐鎬而命周公留後于洛歷君陳畢公世變風移而猶不能不賴于保釐者我 國家創業垂統實類文武而參贊之寄非卽周公留後于洛之任乎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地雖不同而任則同百餘年來文恬武嬉風俗之不變民物之阜殷視之往日如何武備之精強財賦之出入視之往日如何東南民力竭矣之數者皆公之事也而公可不殫思慮竭精神以處之乎其尚與守備內外重臣一德一心同寅協恭以計之也公敷歷內外垂四十年所在赫赫旣去而思當巡撫東南恩威兼濟東南之人舉手加額愛



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歷試蘓湖之水患青徐之  
荒政荆襄之逋逃皆綽著成績而其細者固未暇  
論非素有文武兼資知大體而畏信者能爾乎舉  
其已試而施之於今不猶輕車熟路乎保釐之任  
公其勉諸他日根本培植道洽政治澤潤民生將  
與忠宣匹休于 皇家而上揆周公君陳畢公者  
其不在茲乎公起拜曰敢不敬蚤夜以無忘諸公  
之祝規以求無負 聖天子之休命于是賓主交  
歡獻酬有容咸作歌以贈之而命勳復有言也退  
爲之序云

送少保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致仕序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九日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  
公朝英上章乞致仕至是已三四上矣語益切其  
畧曰臣歷事 累朝垂五十年功成名遂身退天  
之道也而今耄矣懇乞骸骨 聖天子欲成公美  
特俞允加少保 賜璽書給驛還鄉有司月給食  
米五石歲撥人夫六名其禮賢優老之典無以加  
矣偉乎爲一代新政盛事前此優禮之錫惟太師  
吏部尚書馬公負圖與公爲先後嗚呼君臣之間

恩禮始終何其盛哉 命下之日 朝廷公卿交  
游之良都邑執事奔走之舊咸嘆羨咨嗟以艷其  
行而又惜其去何哉蓋公爲人胸次坦夷不立城  
府諳練法家公亮直而休休有容有古房玄齡  
之風臨決大事不動聲色真以快恩讐矜名譽爲  
可薄議者又謂有韓魏公之量故其敷歷中外爲  
御史爲廉訪在在有聲未幾撫巡三輔總督兩廣  
雖戎務孔棘公運籌決助中機會而宿將老吏  
不敢以武事少公及其握總臺綱尋改司寇簿書  
叢委迎刃而解片言折獄聽者唯唯人尤以文事  
多之宜其出入勤勞福澤生民功著朝野而進退  
大節無愧于古之名臣良有以也公之去也其艷  
而榮之者以 朝廷恩禮之異誠千載奇逢實斯  
文慶幸也愛而惜之者蓋以國有老成社稷之福  
今 聖天子嗣位之初圖新政令方將有意太平  
之治而如公者正不可去是榮之者固爲 朝廷  
而惜之者亦爲 朝廷于此益見公之賢矣昔疏  
廣受以年老致仕而去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

都門外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是固然也然未聞有愛而欲留之者今公之行公卿祖餞之盛殆有甚焉而上自 王朝下至都邑愛而惜之欲挽留公而不可得者則又二疏之所無也不知漢史之傳其事者有是事否乎又聞二疏之歸日享賓客其子孫欲及公存置遺田宅不爲飲食費若是者恐二疏之于子孫亦有所不足也公歸子孫賢而好禮芝蘭玉樹輝映庭庀日與鄉黨族人故舊賓客賦詩酌酒以咏歌太平感激遭遇坐茂樹思先人之封植濯清泉記童子之釣遊教誨子孫將承顏養志之不暇其視疏之子孫欲惜費以爲田宅計者古今人之賢與否又何如哉然則有疏之榮而無乎不足者非公其誰與縉紳之榮而惜之者旣爲詩以贈之予忝從公後復序而引之

嘉禾政蹟序

聖天子踐祚既四年亟先用賢自公卿以下既遴  
選其人而于縣令尤爲注意故通都大邑非進士  
不授而臺諫要顯非縣令之能者莫舉然必律以  
三載弗輕授也廼者銓部以風憲急缺疏其表表  
者以 聞若秀水令孫君夔卿則著在令甲實異  
數也 命下將行都鄙之耆舊閭閻之老稚皆齎  
咨涕洟不忍其去嘉興令于君覺甫與孫同年且  
同官過予道其履歷之詳且曰夔卿爲徽郡太守

之孫尚寶卿之子御史大理都諫方伯之姪起家  
進士伯仲聯芳其家學可徵已秀水于公爲隣邑  
其善政善教之施公所耳者幸乞一言爲贈予謝  
不敏而于君請之益力旣不獲辭則爲之言曰縣  
令民之師帥士之發身者莫難于令中外鉅官臨  
之于上民待命于下一不得其宜則上焉不獲下  
焉不治試者有成斯其人可大受也昔子路治蒲  
以邑大難治孔子曰恭敬寬正及治蒲三年孔子  
入其境三歎其善則治之難者固有其要也夔卿  
以英敏家學之素本之仁義忠信之行凡勸課農  
桑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無一不得其理  
發奸擿伏有老吏之明遇事剛果有明決之智不  
諂不瀆得上下之宜惟勤惟儉有持身之節宜其  
聲望翕然而有司獎之部使者器之吏民懷之畏  
之易所謂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者是也嘗聞卓  
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曰律設大法禮順  
人情卒之名冠天下受天下重賞魯恭爲中牟令  
專尚德化不任刑罰境內三異卒之致位通顯多

所論列今夔卿以循令而陟入孰謂古今人之不  
同哉夔卿行矣行當輸謇諤之忠以開四聰俾芻  
蕘之畢達薦岩穴之賢以來碩輔使幽遠之罔棄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則豈非 聖天子今日簡任  
之意哉既以是復于公復道願留者之意而泄其  
思詩曰孫侯之來兮樹卓魯之佳績孫侯之去兮  
覲 天顏于咫尺我道之行兮輸素心之忠赤我  
民之思兮欲挽留而罔適願言繼者兮較法令之  
畫一我作此詩歌于巷陌穆穆在庭四海永懌

嘉禾吟嘯序

吟嘯之作尚矣始于虞帝賡歌爲詩三百篇之權  
輿而六義興焉降自漢魏以迄于今作者繼出雖  
體制不一要皆以不戾于三百篇者爲足貴耳正  
德己巳夏四月廬陵劉公愚隱先生以子仲賢作  
郡迎養而來且夕侍側承顏戲綵稱觴奉壽所以  
悅乎心志者無所不至公感 朝廷錫賚之恩樂  
父子天倫之至情之所激每于咏歌發之郡之僚  
佐以公爲父執名流鄉之士夫以公爲耆年淵德

首思一奉顏色爲平生之幸於是卜日請遊公亦折節相下未嘗以事辭故人益愛慕而歆豔之肆筵授几獻酬有容情意淡洽有倡斯和暨夫登高覽勝叢林巨觀白石清泉觸目興懷者一皆寓之于聲爛然成卷題曰嘉禾吟嘯一日郡侯出以示予俾序之予旣授簡弗獲辭乃爲之言曰說詩之難自孔子蒸民懿德之旨孟子北山賢勞之意而後世遼遼今觀愚隱公之作與諸君相聚往復宮商相宣金石諧和所以歆豔而樂道之者一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而不戾三百篇之意信乎治世之音也夫諸君所以歆豔者豈不曰壽人之所欲然或至老且耄而步履康強耳目聰明如公者幾人貴人之所欲然隱遁山林自甘韋布而業以子故兩拜 綸音寵錫冠紱者幾人至於偕老尤人所欲如公與王宜人年踰七袞龐眉皓首朝夕無違岸烏紗鞞翟冠金紫輝映于一堂之上者又能幾人哉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予嘗聞公讀書樂善博學宏才蚤游郡庠凡六較藝鄉闈弗利于售



乃嘆曰吾之弗利命也遂脫屣名場韜光岩穴益肆吟咏若將終身焉惟以教子爲義長曰信以貢入太學次卽郡侯起家進士蔚然才望大位有日其律身家者如此則其迓承天休者固有自也又聞郡侯初官留都法曹公兩至京邸日與名卿才子周覽佳勝入谿谷上岩石追逐雲月有金陵勝覽仰高等卷非篤好而能若是乎自茲以往公安養天和躋登上壽晝日三接其福其祿又未可量詩不云乎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保艾爾後此亦諸君祝頌之意也公熟於詩者予故本而申之郡侯曰君之言盡矣乃告於公書以爲嘉禾吟嘯序

東湖別意序

止德辛未孟冬之吉予從子衞自毘陵節推拜急  
缺風憲之命過家者覲二親畢卽束裝告行于  
常所交親者友人蔣文藻繪東湖別意圖爲贈謂  
不可無言予因而語之曰若知風憲之職之重乎  
內之則匡弼天子糾察百僚外之則按巡郡邑  
彈壓權勢其責重矣然必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  
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也至于治道有本有  
末從本而言莫先于格君心從末而言莫大于救

時變此風憲所以爲難也豈特風憲爲爾孟子曰  
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則凡有官守  
言責者皆不可不知所本所事也子自幼穎敏器  
識不凡種學績文覓出夷輩故一舉而登鄉選再  
舉而成進士與兄奎後先相望其得于予兄三一  
先生庭訓者素矣逮居毘陵恪恭厥職既三閱歲  
聲稱藉藉有正人之心之九弊之採用是  
臺憲騰剡旌異再至考績書最甫旋踰月而有茲  
命蓋 聖君賢相用人之公而以風憲爲急如此

夫邇者寇聚封疆蜂屯蟻雜蔓不可斷 朝廷命  
憲臣督師行勦爲 天子耳目者自 國家利弊  
下逮閭閻臧否休戚無所不當言今事變若茲必  
草薶而禽獮之期可以安人心否則其如賞罰何  
拯救之術將何所施昔晉謝安兄子玄有經國才  
時符堅數侵寇安乃舉玄果敗符堅宋呂蒙正致  
政居洛真宗問其子孰可用蒙正舉姪夷簡遂至  
大用時夷簡任潁川推官古今人不同而其道豈  
異哉予且老矣無以爲處亦惟曰求諸已而已孔

子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又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此忠孝之大槩也尚其勗之必俾行益修才益充操益堅而後可以永終譽相見汝弟應墳日亦以此語之系之詩曰風憲非凡秩詩書本夙心家聲雙觀壁節操四知金溟北方雲路溪南且竹林江湖與廊廟吾意兩俱淡

秋江別意序

予一日讀詩至常棣八章喟然曰兄弟之義說盡人情如此乎因謂坤子曰汝不可不知詩汝兄墳從事朝廷今三閱歲矣其往省之且古人以友一鄉之善士爲未足又等而友天下之善士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詩讀書以論其世况京師爲聲名文物之藪天下之士所由萃者汝從而友焉寧不一舉而兼得耶坤受命唯謹乃治裝負笈卜吉戒行親友尊執之素厚者相

與餞于津亭之滸賡酬有作而情猶未已坤願有以卒其教予又訓之曰學貴明理理無不明則知無不致故格物致知爲明德先務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齊家治國平天下舉此措之耳此聖賢大學之道也故學必欲其博理必欲其明發之爲文章蘊之爲德業誠所謂天下士者由是舉于鄉達于王廷宜也非幸也若徒廣聞見工文詞以詭異相高而不窮理以達于用則非所謂學矣學優而仕正汝今日所當孳孳不懈務俾實修而無名勝之恥可也至于仕也大之則經綸叅贊小之則百司庶務隨其大小而必以盡職爲賢守之以三事臨之如淵谷而尤貴于明理捨學何以哉不然則事變無窮酬酢之間少不省察而謬以干里者比比此仕而優亦不可不學也非汝兄墳之所當勉力者乎世之以發策決科榮名肥家希世取寵爲事者非仕之云也予嘗歷考古之人臣三代而下或稱識大體或不對錢穀或善謀或能斷或善應變或善守成如是者史不絕書而卒不能

舉斯世于三代之上者無它不明聖賢大學之道  
雜之權謀術數故也雖以賈誼之學終有縱橫習  
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寥寥千載信乎公卿當  
用經術明于大誼宰相須用讀書人至哉格言也  
若夫手不釋卷以半部論語佐主節用愛民使人  
以時終身誦之此可想見仕優而學氣象其視不  
學無術臨事周章引經據獄考實未詳者相去遠  
矣仕與學其可一廢哉然則何以居之其必曰志  
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在語汝兄如斯而已衆曰  
然坤再拜稽首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事于斯遂  
爲序

贈醫師顧士望先生序

醫聖人之教也聖人憂民傷于寒暑饑飽勞怨有  
至于死故爲醫之教使得保終乎天年者也古  
之明于醫者若張仲景李東垣朱丹溪諸公著爲  
方書以遺于世不可尚也去古漸遠讀者漫不之  
省醫道隱晦有由然也予比得心疾非藥石可瘳  
乞歸杜門養病者數月矣一日友人劉君世珍謁  
予告曰是歲三月千兵沈明輔患痰氣疾劇者浹  
旬旁診者不暇二無定議坐有顧士望者獨曰此疾

似虛而實非投以八黃之劑下之終莫可瘳衆不以公

乃與明輔尊翁邦瑞揮使公一言卽契違衆一設而稍甦再投而大甦詰朝卽知人馴用扶左之劑遂獲乎復起死回生士望之力也明輔德之深至不可忘親友謀所以掄揚士望者非公之文不可予辭謝至再翼日世珍復申前請辭旣不獲則仰而嘆曰今之醫去古遠矣始而試中而審終而致其力者此醫之恒者也博涉羣書本之素問參之本艸講求仲景東垣丹溪之源委而明夫內外傷感表裏虛實以及夫察色聽聲之詳者此醫之良者也苟不能是而刻舟求劍按圖索駿以希其偶中者醫之庸者也甚者不升其堂不躋其域而謬戾以爲見孟浪以爲方卒至于殺人者則醫之又下者矣嗚呼聖人教醫之意固如是哉士望本儒家世業敦厚謹愿仁義忠恕不炎而附寒而棄有宋清之風不貴籬金菑畚經訓有韋賢之行厥子耀卿登上第選翰林義方可徵也以儒爲醫非世之恆者庸者可方其萬一矣况人之



身氣不平爲疾醫者必先審脈其疾之爲陰爲陽而投之以藥劑藥劑之陽而投之陰藥劑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于涸而陽不至于亢苟不先審其爲陰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于陰陽者固死于陽不可救已士望審陰陽于一視之餘決片言于立談之頃非其胸中卓有定見精于醫術者能爾乎以予言而徵士望其有驗乎且醫者意也以其臨機應變如對敵之將故善于將者亦必明夫醫明輔尊翁素明韜畧運籌決勝累破強寇方以奇功拜陟崇秩名望隆洽章服有輝聞士望之言而卽契惟果不謀不卜非其以將而知醫者與是皆可道也予不腆請以是爲士望贈并著邦瑞之知醫而因以爲世之庸下者戒云世珍云公之言是也遂書以爲序

鴛湖別意序

陽黃君汝爲以書經發解閩南第一北游京師  
而南道齊魯歷淮渡江至吾嘉禾嘉禾爲吳越之  
會館予第有數月犬子應坤獲親炙在弟子列士  
之質疑問難者無虛日隱然道行東南居無何念  
大事未襄桑梓久曠將戒行諸士淡以弗克卒教  
爲恨時維九日今提學山東憲副陳公王疇牛不賓  
僚暨予輩相餞于龍淵之滸予辱知又不可無言  
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而學之道有體有用

有文仁義禮樂其體也詩書六藝其文也舉而措  
之事業其用也吾黨之士陶染薰鑄其得于觀感  
而興起者汝爲之力爲多抑聞黃爲莆陽望族先  
世有知稼者狀元及第近世三解元萃于一門汝  
爲步武芳躅所謂體用文者因其素也况汝爲爲  
見素都憲林公之甥見素文章氣節表表于時尚  
其繼知稼之家聲齊見素之事業而所謂體用文  
者又不在此乎安知異日之稱者不曰而祖而孫  
而後有此甥者乎予老無似式目觀其成係之  
以詩曰閩薦第一人文雄第一手遠遊自京師聲  
望儼山斗師嚴信道尊博約爲善誘寒事促歸程  
十夢已八九餞行西水西酌我黃花酒賓僚美且  
都予病成老醜囊無千秋丹門有五株柳架無鄴  
侯書萬卷君腹有去去遙來期遠大心許久寥寥  
綠綺琴古調重回首

送山東提學憲副陳公之任序

正德壬申之秋山東董學政者闕吏部以吾郡守  
陳公玉疇上聞特 詔拜按察副使 賜璽書同

僚二守伍君時泰輩屬予文爲贈予與玉疇最故  
雖不有請猶將有言况命之辱也公明經博學福  
建鄉試第二人擢丙辰進士被選入翰林爲庶吉  
士尋拜監察御史董學南畿南畿素稱人才淵藪  
凡經公陶鑄品題而躋甲科陟臚仕者卒以道德  
文章事業顯豈無自哉未幾公以言事觸諱左遷

返壤回翔雲漢者有年無變訂志則見其忠讜大  
烈也天性孝友謙厚闔爽信義接物以已之心惟  
恐八不能則一六偉德雅具也讀書根極理奧子  
史爲文詩然公暇手一釋卷則見其在理經  
術也一以往殆猶輕車熟路焉何學政之弗克  
舉者一雖然學政尚矣必教與刑相須而成故唐

以朴刑撻記實寓于典樂敷教之間三代庠序學  
以皆以明倫而亦不廢夏楚降及後世教刑蕩然  
以一皇明稽古典學至我英廟臨御之初以學

政廢弛特

詔各省增置憲臣以董學政良法美

意有加罔缺今

天子維新百度嚮右儒術而一

董學臺憲尤簡

帝心矧鄒魯爲吾夫子毓聖之

邦其不輕而簡也較然矣吾因一而有感焉瞻彼

泰山洙泗淵源想像杏壇教鐸之餘響浴沂舞雩

之咏歌從遊速肖歷歷猶今也拜闕里望宮墻而

文豈易言哉吾夫子之道大而能博故仰鑽瞻忽

惟顏氏子喟喟原遠而未益分求觀吾夫子之道

者必自孟軻氏始然文以載道非文莫之傳作於

聖故曰經述于才故曰文著述之出于書易春秋  
比興之出于歌咏風雅信矣以哉嘗觀東藩每大  
比由董學以文入試者或庶幾吾夫子從游之數  
其得<sup>也</sup>而以文登 天府者視速肖之數稍<sup>加</sup>焉  
亦足以見 國家文明熙皞之治而吾夫子道德  
文章之所漸涵興起乃彬彬若是之盛乎公其行  
矣陳其大方具古刑教以已之所<sup>與</sup>者涵育而化  
導之琢磨而琢磨之舉學校之

唐虞三代之

上以無負今日 聖天子簡任之盛 志以端其

本有以發于文有以措諸事將使掉鞅文囿者琅  
乎如金玉璆璜之相宣燁乎如山龍華蟲之列采  
卽其詞而可觀其行由其外而可槩其中譬之登  
泰山而陟其巔沐洙泗而沃其波駸駸以希聖賢  
之道德所謂功業者固其餘耳若徒口耳標竊以  
之射策決科乾沒雷同以之建功立業則是伯樂  
之廐無良馬卞和之匱無美玉亦何貴于遊公之  
門而齒鄒魯之邦也予不<sup>也</sup>以志言之而淺言之  
亦非諸君屬文之意也諸君曰言以立志文以足

言其斯之謂乎遂書以爲序

攀園圖序送李都司

正德甲戌秋浙都闈李公以盛以 欽取還 京  
師蓋奉 勅江西勾當凱旋之後也杭居者獲伺  
知行期乃更告類率遮道攀轅以留公不可止衆  
皆若有攸失罔知所爲予海寧衛指揮嚴君震亦  
幸受知于公數承推獎委任者因述民志爲圖徵  
予言爲序予惟豪傑之士天有爲而生天下謂之  
天下士天道至公天下士之便之用天下不使之  
淹一方也 聖明配天與天同道其用天下士亦

公之天下使專留于一方者莫覩焉都闈公其士也  
欽取其用也公以簪纓華胄生輦轂下居養  
既異性習孔嘉耻以廕襲爲泮樂以武舉自成讀  
書而稱儒將好賢而有揖容留守聲望嘗重于鳳  
陽矣顧弗久者公道之初也及來吾浙總者十有  
六衛保者十有一郡機務歸之運籌生靈藉之禦  
侮隱然千里之長城會邊報有姚源之寇首禍江  
西流患浙東 朝命特下以公爲參將徂征時承  
平既久善戰者稀賴公胸中一兵主以保民之仁  
行以敵愾之義仁義立而目中無勅敵矣故一舉  
而三衢安再舉而撫州熄飛捷書于萬里釋拊髀  
于九重闈外之功遂以告成今還公于 朝蓋  
欲公出入 禁闈寄托股肱爲詰戎整旅之儲贊  
覲光揚烈之美以盡公所用于今日是爲公道之  
極而留者昧焉不知還猶留也留不似還也何也  
天下得兼一方一方不得兼天下也斯還斯留非  
誠天下士其孰能致之孰能當之 公今不留而  
還矣當永念曰天下之心同也吾能視天下之人



皆能攀轅之人使既能攀轅與願攀轅而弗能者  
 均被膏澤亦善用天下者分內事公何擇于留還  
 間哉昔苗民逆命內往征之師臨閱月厥頑猶故  
 以益之贊班師振旅誕敷文德七旬而有苜格姚  
 源禍亂公戡定其速功若踰于禹益矣而修德之  
 勤獨不能踰之邪高曰思日孜孜益曰儆戒無虞  
 聖賢為天下告其君用天下之至則曰文事之大  
 足以保武功之成者復有加于斯言者乎公其念  
 哉毋忽是為序

楊公遺愛錄序

遺愛錄者庠生湯霽輩所彙次楊公治績之詳明  
 以示予請序首簡予曰所謂遺愛者無乃若何武  
 之去思子產之遺愛羊祜之墮淚者耶必其操履  
 廉介居官循良而氣節高尚是三者所以為貴愛  
 也楊君曰然予曰古有廉吏若楊震之却金馮元  
 叔之不帶妻子包拯之不持一硯劉寵之選受一  
 錢若是者可謂廉矣有循良吏若寅朝治潁川力  
 行教化又翁治成都聿興學校張堪麥秀兩岐廉

范民歌五袴若是者可謂循良矣至于氣節之士若汲黯之忠直張九齡之風度朱雲之折檻范滂淹孔道輔之伏閣非其彰彰尤甚者乎噫求士於三代以前無聞也求士於三代之後見乎史者班班予于是而重有所感矣周禮六典以廉爲本乃良而循則廉良不可岐而二之世未有廉良而無氣節者亦未有無氣節而能廉良者也要之有其本耳以今之錄叅之古人楊公其庶幾無愧哉楊公諱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其道之行于家者若孝友之純篤戒丁之辭官予嘗聞之今戶部尚書韓公貫道可信也公以天順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其來而蒞吾郡也爲成化乙酉予以是年秋四竊鄉舉知公爲稔蓋公爲人磊落慷慨正大光明議論英發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其本如是宜其操履爲政一如古人若蕭然一身不持一柶卻金辭餽興學務農省刑薄稅質之古人無可軒輊嘉禾數<sub>不</sub>亦麥秀兩岐者乎頌政錄成不亦民歌五袴者乎以是知天理民彝古今

未嘗泯也。楊公仕至都憲而終，或者謂其別白太明，言論太激，能行于一郡而不能使其身。女子軀，廷之上著氣節于天下，固亦有命。哉！不足爲公病也。然公去郡已五十餘年，士民思之不啻一日。皆欲損已貲建祠，惟恐必。若是者，又不知何武輩之去思遺愛，墮淚有是，否也。于此尤見公遺愛之深，而吾人風俗之厚，可謂世道慶矣。昔人有言：蓋棺事始定。若楊公者，非耶？安得有力者一請于朝，以表人倫良之績，以慰吾人之思哉！姑爲序。

壽常母馬夫人九袞序

正德十年常母馬夫人壽九袞。春二月廿有一日，其誕辰也。屆期，吾黨薦紳朱公文佩輩繪圖蟠桃，而以辭屬勳爲壽。嘗聞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實，屈盤三千里，曰蟠桃。又云三千年一着子，吾黨爲是者，蓋比擬諸物以壽夫。于無疆耳。屠與馬世有雅戚，知夫人特詳。夫人配先兵部員外郎松軒先生，歸常者七十餘年，以孝敬事舅姑，以儉勤相君子，以雍睦處族姻，以詩書仁善訓子。姓隆

家人之道著貞白之節何聖善也教毓二子長曰  
 汝仁起家進士歷職方正郎出叅大藩左右方伯  
 應天府尹南京禮部侍郎以迄致仕仲曰汝升由  
 鄉貢進士任湖藩節推有治績駸駸大用夫人始  
 封太安人再封太宜人躋古稀至中壽皆有名公  
 健筆為之辭勳亦嘗詩之而今耄矣顧茲三紀夫  
 八<sup>八</sup>高彌邵而膚貌益潤澤筋力益康強步履食  
 飲如常何福厚也夫人孰不欲壽壽而至八十者  
 為鮮踰八而至九十者為尤鮮人孰不欲貴貴而  
 膺一命者為鮮再命而享祿如夫人者為尤鮮况  
 子孫統膝芝蘭盈庭而 綸綍在堂湛 恩汪濊  
 有以樂乎其養而無所拂乎其志者寧不益尤鮮  
 哉萃茲眾美非倖也天也裁者培之心雖然亦由  
 明遭我 國家太平熙洽之運 列聖推恩覆育  
 之仁豈易然哉凡人子于親溫清定省不可一日  
 闕而慶誕稱觴不可一歲闕故崔邠之親導母輿  
 當時榮之潘岳閒居一賦以舉壽觴和慈顏者為  
 樂噫于是而知汝仁之孝矣汝仁曩歲乞身歸養

幼幸接芳隣知其定省晨昏固也每遇夫人誕辰  
鼎輿隘于途畫舫溢于川冠紱珠翠切于室管絃  
絲竹騰于里夫人盛服坐堂次第上壽至旬日猶  
未已始而家次而族次而賓友次而鄉人日持慶  
禮凡屬目傾耳者靡不嘖嘖稱嘆以爲夫人訓子  
之榮以今校昔當益倍之其樂詎可涯涘哉自茲  
以往安養天和躋期頤而上之如闕宮所謂既  
多祉黃髮兒齒以儼蟠桃之壽殆未艾也勳復推  
本其聖善厚福于天子 國家者以終之且以爲  
鄉邦勸云

屠康僖公文集卷之五

終

屠康僖公文集卷之六目錄

傳

謝子期傳

贊

大典奇方贊

淪雪小像贊

同年顧良弼司徒贊

牛君宗瀚像贊

嚴把總小像贊

記

遵化行院題名記

重修秀水縣便民倉記

嘉善劉侯去思碑記

重修海塘記

重建隄門橋記

鄂陽山墓記

行狀

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洪公封太安人姚氏行

狀

奉議大夫刑部郎中奚君行狀

誌銘

勅封順天推官林公偕配贈安人洪氏墓誌

銘

山東按察司副使致仕張公墓誌銘

祭文

祭同年張尚綱亞卿文

祭太子太保項公文

祭何尚書文

祭嘉興知府徐公文

祭南京周尚書文

祭張尚綱都憲乃尊文

祭堂兄朝列大夫三一先生并嫂封宜人陸

氏文

曾孫男

中孚

全校刊

兌

目終

屠康僖公文集卷之六

傳

謝子期傳

謝君名昌字子期樂壽其別號也其先會稽人晉太傅文靖公安石之後隋仁壽改元有諱傑者遷於歙遂為歙人宋初舉進士歷官至右諫議大夫曰泌者文靖公之二十七世孫也泌二子衍為太常奉禮郎遷太子中舍衍為將作監王簿衍之四世孫玘遇異人實傳地理之學是後精其術者代



不乏人祖某父某俱隱德勿耀世精其業子期生而樸厚不尚浮華好學慕古博極羣書而尤邃于堪輿家言同邑少司馬吳公見而奇之曰振謝氏之門者此子也既長妙于陰陽算曆郡辟爲陰陽之術辭不就遂洞五行天文筮卜歷考程朱蔡吳諸儒之論註地理等書以正堪輿之妄精鑿明粹殆非近世者所能埒也由是業鳴江南遠邇翕服嘗曰葬者乘生氣也世之言地理者率以天星掛例爲說又以人之賢愚壽夭家之興廢禍福舉係于斯則惑矣又曰先儒伊川之葬說以擇地爲慎考亭之葬論以誠信爲先故人子不忍其親者必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相其水土之淺深風氣之聚散形執之強弱而爲之向背以妥靈焉耳非有他也久之名聞四方稍動朝野凡官府學校之修建賜葬元老之兆域走書禮聘者日無虛踵相接也自少師閣老毘陵徐公而下不數十人翰札謝荅各極稱許甚至雅其人則曰誠信有道學有淵源神其術則曰發前聖所未發開後學所未明具有

別錄晚年尤得養生之術闡叅同之幽隱研太極之精微篁墩程學士稱之曰訂古書之宿謬析玄理于難剖初號志道大宗伯海虞李公易之曰樂壽益以子期得山水之動靜而又序之曰曰雖使景純復生吾知必以子期爲知言之數公皆一代名流文章巨擘慎許可者而乃折節褒揚則子期術之神學之正可槩見已所居中鵠鄉唐狀元舒雅所產之地子期更曰狀元社乃作棟宇樹諫議祠又于問政觀後掘土得石碣上有宋諫議大夫

謝泌之墓八字益見追遠之意宅南芟蕪行塗作方塘可畝許合形輔勢瀾濁流清天光雲影一碧可鑿名曰聚泉宗族安之初予丁先考 贈尚書公憂旣十五年丁先妣封太淑人憂皆子期爲之相度今墓木旣拱而予老且休矣知子期爲詳重以其友人鄭萬里之請因論之曰古者兆域有常處固不擇地與時也晉稱郭璞善天文精卜筮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以寥寥斷簡乃見子期宗璞之術而守之正可謂度越今之

地理家遠矣持是而俾爲儒者必宗正學居官者  
必持正道則風俗其有不正者乎然則子期亦今  
之不可少者也

贊

弘治丁巳年八月八日 皇上御便殿以天  
典奇方 賜太醫院使臣王玉玉拜稽感激  
迫切心腑乃謀所以侈上之賜而廣其傳者  
間屬臣勳識之臣惟醫藥肇于三皇至周六  
官有醫師掌醫之政令所以衛民之生也歷  
代明于醫者皆有著書去古逾遠不能無惑  
臣伏觀奇方皆療治中和之大劑 皇上其  
成大典出示臣玉其衛四方萬民之意可見

而為醫師者能觸類長之非特醫之幸生民之幸也因拜贊曰

明明 聖祖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以鑒以式爰念  
烝民侵厲靡常祁寒暑雨天闕多傷太醫設院惠  
民設局選擇良醫誕敷亭毒乃考軒岐旁究百氏  
泝流而源君臣佐使粹集大典醫家指南篇分例  
析奧闡幽揆利澤斯也 臧之 秘府曰億萬年驗

今稽古 皇云 重念顛連諸醫司命歷覽

宸編 萬幾之暇 醫臣曰有奇方玉宜佩紳

奎章圖璽昭如日星臣玉跪誦稽首 闕廷心領  
神融觸類而通感激殊恩何幸躬逢厥 賜非小  
百世永寶素問難經異方同道如天斯覆如地斯  
載億兆寰區錫福無艾

淪雪小像贊

肅乎其外淵乎其中山澤丘園曠乎其跡仁義忠  
信萃然厥躬一經訓嗣嘉韋賢之夙尚淪雪名菴  
抗陶穀之清風李白識荆相如慕藺拜遺像儼乎  
冰清揆菲薄終慚玉潤雖卒遂鹿門之隱而不及

大和堂 卷之六 五  
瞻溪之聘噫遇不過其有命耶

同年顧良弼司徒贊

山川毓異孕甫申兮甲科論秀肖鳳麟兮來儀

明廷瑞 聖神兮禮序樂和氣聿新兮曹分師聽

藹同寅兮坦坦休休益無垠兮不偏不跛大道遵

兮爲邦爲臬廣威仁兮爲臺爲省秉忠純兮出處

孔時全吾真兮嗟彼庸衆孰能倫兮冥行疾足顛

厥身兮古稱益友伊誰親兮 帝之良弼臣哉隣

兮

牛君宗瀚像贊

冠紱之雍然眉宇之充然以熊虎之胄而富詩書

之術以珪璋之資而甘林泉之逸憂樂不能累其

真功利不能勞其神頃者出遨遍覽 帝鄉之形

勝俄焉旋返似厭人世之風塵江湖浪迹魚鳥間

身比其數亦隆中莘野之侶也要其歸蓋葛天無

懷之民歟

嚴把總小像贊

赳赳其武肅肅其恭無喑鳴猝嗟之氣有輕裘緩

大和堂 卷之六  
帶之風論韜畧則詩書允濟馭士卒則甘苦攸同  
冰清雅操挺歲寒之柏松襟懷冲淡涵玉露于秋  
空胡不耄耄溘然令終坐失長城之寄永膺爵土  
之隆噫安得斯人而成頗牧之功耶

記

遵化行院題名記

弘治七載春予自大理少卿承乏巡撫整飭邊備  
奉 璽書符印得以從宜處置既至遵化觀院壁  
所謂題名記者乃故司寇莆田彭公鳳儀所作也  
公一代偉人文章事業世所稱重而其言推讓不  
居可嘉已前乎公者其名氏宦績論列頗詳後乎  
公者如烏程閔公建德徐公舒城秦公華亭唐公  
龍溪魏公繼跡巡撫皆蔚然相望炳然相輝何其

盛也且巡撫之設卽古者使相節度宣撫之任其來重矣所隸順天永平二府自京兆尹以下皆其統屬爲州者五爲縣者二十有八爲衛所者三十有四實爲畿內首善之地邊徼西自居庸黃花鎮古北口馬蘭燕河等關營直抵山海東距滄海北連沙漠出古長城之外延亘數千里可謂遠矣偕事者有中貴有總戎曰鎮守理刑者有憲司副使曰兵備節制者有叅將有都指揮曰分守曰守備分守守備亦皆有中貴人叅知他如把總提調指揮以下殆難悉數可謂衆矣夫任之重也地之遠也官屬之衆也而所以處之者宜必有道也况乎居天下之上游爲畿內之要地內而拱衛京師外而控制夷虜凡建州泰寧等衛諸番雜夷朝貢期會宴犒之道與夫軍民利病有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皆責在巡撫每三歲朝廷遣命大臣閱實陳師鞠旅經理關隘亦旣周密矣邇年來庾藏日益虛閭閻日益敝屯田日益荒兵旅日益耗而王侯貴戚錯置莊田日益庶巨奸宿蠹日益

滋當其任者必才兼文武識達古今仁漸義摩使  
所至如時雨者乃克稱之而予何人欲副厥任不  
亦尤難乎雖然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故周之治殷  
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畢公克成厥終千  
載之下頌其化者必曰三后然則今日之政所以  
宣威布德足食強兵上無負九重之付託下無  
拂羣情之好惡者敢不惟日孜孜以思匹休前人  
哉閔公去刑部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取爲南  
京刑部尚書今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徐公去南京  
刑部爲侍郎疾卒秦公爲戶部侍郎調吏部唐公  
爲右都御史陟閔任亦卒魏公養病去未起嗚呼  
自彭之後不數年以及予小子而凡六易人矣後  
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寧無慨然興嘆而惕然內  
省者耶院之作也始于前長清張公闢於後建德  
徐公子病其隘方將鳩工聚材甃石爲井欲崇而  
構之而刑部侍郎之命下矣姑書其槩以俟來  
者是爲記



重修秀水縣便民倉記

秀水附于郡城內之西北隅而倉建于望吳門內之左郡城之南有南湖者湖水縈紆通城繞于倉之面民之轉輸便利甚自有郡邑以來卽有倉以貯稅賦稽盈縮會計出納名之曰便民倉宣德間所創也邇者日漸隳壞椽桶棟楹瓦甃垣墉之屬有腐而糜者圯而頽者欹而欲傾者爛不能撐者蟲食中空者歲所儲貯不能不斲牧民者之慮譚侯之來尹于茲也慨然嘆曰土木之費罔可輕舉

尚有若是之不獲已者乎斯倉之葺治與否軍國之需所繫曷可以細故觀焉于是僉謀于民曰倉之所儲上則國之費也下則民之財也財則民之心也倉之不葺吾何忍耗國費而傷民心乎僉皆唯唯卽欲協侯以爲之侯之此舉從民謀也申論于臺司咸可其事迺徵土工木工暨石工率集聚于倉之故址軒板榦陶瓦甃礮礎石鏤楹檻腐而頽者易之傾而圯者扶之爛與中空者新之中爲廳事旁翼以貯米之廩西爲門爲飛甍蠹棟疎櫺嚴垣斬然鼎新國賦由之以無虞民力亦不至于疲病僉董其事者咸歡喜踴躍而樂其成頌侯之敏于有爲也請記其事予惟今之便民倉者卽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悉囊橐于茲專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豐凶事其甚重矣哉侯而銳意能新其事可謂知所重而有心計者矣昔漢薛宣子惠爲彭城令宣至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夫以一邑之宰雖橋梁郵亭猶

所當葺况倉廩之大者乎侯于下車之初百廢具  
舉政通人和上恬下靖而尤急所當先不既賢于  
人乎倉之營計廣若干袤計間若干楹計庸若干  
工計費若干具經始于某年月日落成于某年月  
日侯譚姓西蜀古渝人登庚戌進士名溥字德周  
協成以勞事者某請記者某余雅侯之善庸系之  
以辭曰倉之建鼎鼎兮侯之名鮮鮮兮勒之茲石  
綿綿兮

嘉善劉侯去思碑記

古之善爲政者民頌而思之弗忘故召伯有甘棠  
之詠如曰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又曰勿翦勿敗召  
伯所憩又曰勿翦勿拜召伯所說蓋後人思其德  
故愛其樹至于愈久而愈深也去古益遠後之爲  
令者有去思而生祠有頌德異政之碑有慈君仁  
義之號雖小大不同載之史冊班班可考其上焉  
者感之不已則誦誦之不已則思思之不已則勒  
之鼎鐘銘之琬琰衍其思于勿替無非假物以彰

其美而其道德惠澤之浹洽人心者將與鬼神相  
爲流通天地相爲終始初不係于物之存亡也此  
豈易致者耶江右安福劉公以春秋家學登己未  
進士拜宰嘉善爲浙西要衝號稱難治公下車勞  
心諄諄視民如子嘗曰爲政在養民養民先田賦  
田賦均則民得養民得養則禮義興而風俗洽三  
代之治不出此也故田野務闢循行阡陌勸勞樹  
藝若古決渠溉稻者之爲無所不至賦役務均凡  
賦冊之上不以屬吏每區置籤掣對而稱停之不  
少徇獄無繫囚期在從化小者可諭大者可治也  
人不忍欺亦不能欺邑有巨室兄弟爭訟久不能  
決公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閭閻盜息外戶不  
閉滌煩苛除疾蠹皆能人之所不能他如鄉飲之  
儀學校之教見父老慰以農桑之言子弟勉以孝  
弟之行規條綱目皆可爲法暇日與學官諸生執  
經對講多所造就越三年政通人和六事書最部  
使者旌之 天子有詔徵爲風憲惟時邑之士民  
懾然如失怙恃將請于上思攀留之而不可得乃

曰公覆吾民如冠斯履願留公冠公曰不可又泣  
請曰公庇吾民如衣斯庇願留公衣公曰不可民  
乃環泣掣公履曰是公履道坦坦而置我周行者  
必願留焉以永夫有脚陽春之化公不得已從之  
亦人之情也于是衆皆喜溢顏色謂見履如見公  
禮不可瀆爰構亭于邑西門奉之貯以文匱尊閣  
唯謹仍欲樹豐碑以昭偉績乃請于丞麻城鄒君  
馭鄒君白諸令清苑王君德明主之命庠生李山  
徵予記予與鄒公之兄黃門良甫同年也重以知  
公之素其可以譏薄辭公內剛外和學優才瞻而  
恭敬明察得賢者爲政之道平居無疾言遽色人  
稱長者用是盛德興行咸思之而不忘臻是懋績  
非幸也予嘗慨夫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  
民有幸有不幸必俾天下之令無不賢則天下之  
民無不幸令賢則民幸而思隨之雖傳之百世亦  
可也公今爲御史有聲蹇蹇諤諤輸忠樹烈炳炳  
赫赫方爲天下之幸後之躅其地而誦其事者將  
不奮然興起曰此百世之甘棠所在吾黨可不慎

其所傳也則一亭雖小而風示乎天下者大矣予故竊春秋褒善之義以爲風化之勸云公名子厲字克溫系之歌曰有美君子宰浙陬成文成德弼且彪淬礪六事政德優百姓欣戴形歌謳恩洽父母誰則讐饑則食兮寒則裘無不足兮奚所求天子徵黃第一流民泣遮卧擁道周請遺冠服不可留王喬一履如琅球以亭以甌何時休載勒琬琰煥斗牛願因觀風達宸旒溥澤天下紓我憂

重修海塘記

東南惟海事爲重海鹽海塘之設所以禦潮汐之往來捍波濤之嚙蝕斯塘一圯民爲墊溺所係甚大也海塘舊名太平塘在縣東一里今僅半里洪武年間潮汐汎圯故岸朝家屢命臣工修築石塘計二千三百七十丈餘永樂三年仍爲風潮圯毀命通政等官按治動調蘓松等九府修築堅完歲久復頽宣德年間巡撫侍郎周忱命工增培土石其患稍息正統九年秋潮大作圯甚迎于裏岸

重築新塘景泰五年因舊址廣狹鳩工役夫撤舊更新外砌大石內實瓦礫其工爲省建立真武龍王祠于塘上成化八年風潮大作所築石塘悉皆傾圮二祠亦不存數年之功爲之掃地相視修理仍用舊石疊砌粗完而已至成化十三四年風潮連作塘復傾圮時有提刑副使楊瑄者修築照鄆縣荆公塘式幫材豎砌內用碎石土瓦填實頗能殺勢歲久風潮塘之存者十無二三弘治年間予爲大理少卿不忍民之墊溺官之匪人事之無法爲費不貲出民膏血顧不逞之徒攬替誤事今年運石明年運石人無休息今日修塘明日修塘迄無成功是修一海塘而二三海塘也上疏極言海塘之弊 孝宗皇帝可之特下工部議行修築募工督理下施木椿上加巨石縱橫交疊內外收縮厚築土防通計重築塘南自藍田塘北至了义塘以丈計者凡九百餘居民可賴矣 朝廷注意東南水利簡任河東韓君士賢通判吾郡專司水利而海塘其大患也韓君殫厥心力講求沿海利病

詢察舊制得失上考數千年海塘衝突之所下究數百里海塘建置之形歷歷如指諸掌躬循周覽說者謂惟所修卧羊坡者爲得法卽鄞縣荆公塘之制也閱三十年而始衝圯視諸作爲堅久後有爲疊砌者舉不能及 國家裁革水利靡常故或興或廢以臻大患韓君上承提督水利監司吳公之檄督同海鹽令辛九齡暨吾民耆老上監于吳公下達于府僚屬上下一心無有違拂于是計財庸布役書規畫周悉處置盡善大率一如荆公塘之式因海之勢順地之宜經始于正德八年癸酉落成于九年甲戌不閱期而工訖贊之者今海鹽令朱君寔昌也爲費四千有奇石六萬四千椿木二萬六千石匠一萬二千夫三萬九百視昔之費十省八九自教場塘迤邐而周一百四十丈翁家塘土塘皆六百五十丈了义塘二千三百餘丈澉浦塘一千三百餘丈他如龍王塘談家塘又數千丈塘高二丈八尺疊石一十八層視昔之工十加六七無侈觀無浪費民不告勞財歸實用厥功旣



成海爲安流于是黎老童孺舞躍懽呼咸願建碑  
記德垂千萬祀俾知作者之所始是爲記



